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賞贊，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登頂橫崗山

劉平

久居都市，滿目所及皆是灰濛濛的高樓，未曾察覺秋色已悄然深沉。擇一秋高氣爽之日，約上三五同伴，共赴橫崗山一遊。

橫崗山座落於鄂東之地，乃大別山之支脈，地處蘄春與廣濟之交，又名橫江山，海拔約八百米，為兩地百姓常游之勝地。山巔古有佛寺，近年更得修繕，遠觀之，金碧輝煌，猶如拉薩之布達拉宮，佛光隱現，瑞氣繚繞。據傳，黃梅之人尤以此山為靈，常攜全家登臨。

「赤橙黃綠青藍紫，誰持彩練當空舞。」此行果然未負秋光，山巔傾情演繹一出深秋大戲。蔚藍穹頂之下，群山蒼翠挺立，樓閣隱現其間。

山路蜿蜒，一側群山如巨龍躍動，一側峽谷深邃莫測。秋風輕揚，樹葉沙沙，宛如為我們奏響歡快的樂章。大自然中的生靈們依次登台：紅艷的麥泡如火般熾熱，照亮秋日山谷；紫瑩的香薷散發清香，引來蝶舞蜂飛；金黃的雛菊在陽光下閃耀，如坡上散落的金色珍珠；黃亮的香瓜圓潤誘人，令人垂涎；碧綠的蠶豆籐蔓纏繞，生機勃勃；活潑的商陸果實豐盈，點綴於綠葉間；奇特的佛手瓜形如佛手，慈祥可親。它們彷彿帶著笑意，與我們一一握手問好，熱烈歡迎著我們的到來。

我們目不暇接，思緒紛飛，形色識花之能力一再被挑戰。我們驚歎於深秋的斑斕色彩，驚喜於大自然的的神奇造化，訝異於這些生命在秋日中的頑強與美麗。我們沉浸其中，彷彿置身於一幅流動的畫卷。

自此，願做一快樂而簡單之人。「喂馬、劈柴、周遊世界……面朝大海，春暖花開。」每個人的眉梢嘴角都洋溢著笑容，喜悅之

情湧動。在這大山與秋色之間，還有什麼煩惱不能被包容、洗滌呢？

「採藥歸來，獨尋茅店沽新釀。暮煙千嶂，處處聞漁唱。醉弄扁舟，不怕黏天浪。江湖上，避回疏放，作個閒人樣。」我雖因唐婉的緣故，不甚喜愛陸放翁之自私，但這句「閒人」卻深得我心。在這秋意濃濃的山林中，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寧靜與自在。

「登頂了！登頂了！」同伴們的歡呼在山谷中迴盪，彷彿是大自然對我們的祝賀。

我也喃喃自語：「登頂了，登頂了。」我曾多次攀登此山，少年時隨母還願，青年時帶學生踏青，中年後攜家人漫步……然種種原因，從未登頂。今日竟得償夙願，怎能不欣喜？

步入觀音閣——真正的橫崗山之巔，憑欄俯瞰。「天！」我不禁驚呼。眼前景象震撼人心：我們已登高山之巔，極極目遠眺，仍有連綿群山矗立，與天地共繪一幅巨大搖籃圖。村莊、河流、城鎮、田野……這些昔日眼中的龐然大物，此刻皆如嬰兒般安然躺臥其中。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我雖未登泰山，但今日家鄉之山亦給了我遼闊的視野與豐富的想像。「天蒼蒼，野茫茫……天似穹廬，籠蓋四野。」我閉目深吸，低聲吟誦古詩。

回首半生，我已登過多少頂？又有多少頂在前方等待？自小讀書、工作、結婚、生子……一級級台階攀上，卻未曾真正登頂；父母健在，為我遮風擋雨，我便心安理得地半山閒賞；孩子未立業成家，我只能焦急地立於半山腰，欲助他一臂之力。俯瞰大地，芸芸眾生們又在登什麼樣的頂？或許一些人一出生就站在頂峰，而另一些人窮其一生也登不上頂。然而，頂亦是相對，不登高峰，所見便是頂；若登更高峰，便又見更高頂。

人的一生在未登頂與登頂中悄然流逝。但無論登頂與否，都要坦然，或許，最高的頂在我們心中。

美妙體驗。咬下一口，先是那層薄薄的糖殼在舌尖破裂，發出清脆的聲音，緊接著便是山楂那酸甜可口的滋味在口中蔓延開來。山楂的酸味與糖的甜味完美融合，讓人回味無窮。尤其是那些經過霜凍的山楂，更加酸甜適中，口感也更加爽脆。每次吃完一串冰糖葫蘆，嘴裡總是留下一股淡淡的清香，久久不能散去。

隨著年齡的增長，雖然我已經很少再去買冰糖葫蘆，但每當冬天來臨，那種熟悉的味道總會勾起我對童年的回憶。那時的我們，無憂無慮，快樂簡單。一根冰糖葫蘆，足以讓我們興奮許久。如今，雖然生活變得更加豐富多彩，但那份純真的快樂卻再也找不回來了。每當看到街上售賣冰糖葫蘆的小販，我總會停下腳步，買上一串，細細品嚐，彷彿能從中找回一些逝去的時光。

冰糖葫蘆，是一種簡單而美好的食物，它不僅帶給我童年無盡的歡樂，更成為我心中一份難以割捨的鄉愁。在這個快節奏的時代，我們或許很難再找到那種純粹的快樂，但每當想起那些美好的回憶，心中總會感到一絲溫暖。

臘八香飄八寶飯

吳鎬

臘八，天色蒼茫，寒寒刺骨，但屋內卻是一片溫暖和樂的景象。人們圍坐在爐邊，爐火跳動著，映照出每個人臉上溫和的笑容。舊事新情，在這個寒冷的季節裡，隨著袅袅茶香一同被娓娓道來。而廚房中，早已瀰漫開一股甜糯的香氣——那是臘八粥與八寶飯的味道，二者如同冬日裡的暖陽，為這寒冷的世界帶來一絲慰藉。

臘八做八寶飯，對於許多人來說，這不僅僅是一次烹飪活動，更是一種情感交流的方式。

清晨時分，母親的身影便已出現在廚房。她將糯米洗淨泡發，準備各種果仁、乾果、蜜餞等食材。

這些材料，就像散落在生活中的點點繁星，各自閃耀，而在這一天，它們被精心挑選，匯聚一處，共同演繹一場美食的盛宴。紅棗紅得像燃燒的火焰，蓮子白質若凝脂，桂圓肉帶著淡淡的甜香，花生、核桃、杏仁、芝麻，以及色彩斑斕的葡萄乾，它們在陽光下各自閃爍著誘人的光澤。

隨著灶台上的鍋具漸漸升溫，熱力讓空氣中瀰漫起一股甜蜜的氣息。母親將瀝干的糯米與各種配料混合，輕輕攪拌，使每一粒米都裹上一層五彩斑斕的外衣。之後，她小心翼翼地將混合物裝入碗中，壓實，再倒扣於蒸籠之上，最後蓋上鍋蓋。蒸汽緩緩升騰，宛如冬日裡的輕煙，不僅包裹住了鍋中的八寶飯，也縈繞在每一個家庭成員的心頭，帶來了無盡的期待與溫馨。

終於，那金黃透亮的八寶飯揭開了它的神秘面紗。它一出場便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用勺子輕輕挖下一角，粘糯而不膩，軟糯又富有彈性，蓮子的清香、紅棗的甘甜、桂圓的濃郁……各種味道在口中交織，構成了一曲味覺交響樂，讓人陶醉其中，難以忘懷。

關於八寶飯的起源，民間流傳著許多傳說。有人說它是宮廷御膳房的巧思，也有人認為它是古代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隨著時間的推移，八寶飯的做法也在不斷創新和發展，但其核心精神卻始終未變——那就是團聚與分享。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每當臘八來臨之際，家家戶戶都會精心準備這道美味佳餚，邀請親朋好友共度佳節。對於許多人來說，八寶飯不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心靈深處的記憶符號。

串起來的冬天

范天偉

冬天，總是帶著一種特有的寧靜與清冷。天空湛藍得像一塊透明的寶石，陽光斜斜地灑下來，照在雪地上，泛著銀白色的光。這樣的日子，最適合出門走走，感受一下冬日裡的暖意。而走在街巷之間，最能勾起我童年回憶的，莫過於那一串串紅彤彤的冰糖葫蘆。

小時候，每到冬天，母親總會帶著我去買冰糖葫蘆。那時候，冰糖葫蘆攤子並不像現在這樣隨處可見，而是要走很遠的路才

能找到。記得有一次，我和母親走了半個多小時，終於在一個小巷口看到了那個熟悉的身影。攤主是一位老人，頭髮花白，臉上佈滿了歲月的痕跡。他熟練地將一串串山楂串好，然後放入熬好的糖漿中，快速旋轉，讓糖漿均勻地裹在山楂上。最後，他小心翼翼地將糖葫蘆放在鋪滿芝麻的木板上，等待糖漿冷卻凝固。

冰糖葫蘆的做法其實並不複雜，但要做好卻需要一番功夫。首先，要選擇新鮮的山楂。山楂最好選用那種個頭不大、顏色鮮紅的，這樣口感更好。接著，將山楂洗淨，去掉果核，然後用竹籤串起來。接下來，就是熬糖漿的關鍵步驟。

將適量的白糖和水按一定比例混合，放入鍋中加熱，不停地攪拌，直到糖漿變得濃稠透明。這個過程中，火候的掌握非常關鍵，太旺容易糊，太弱則不易融化。待糖漿熬好後，迅速將山楂串浸入糖漿中，快速旋轉幾圈，讓糖漿均勻地包裹住山楂。最後，將糖葫蘆放在鋪有芝麻的木板上，等待糖漿完全冷卻凝固即可。

冰糖葫蘆的味道，是一種難以忘懷的



文藝副刊

海韻

中國作家作品選粹

專欄主編：溫陵氏 宓月 573期

編者按：為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中國作家作品選粹」專欄，每週一期，題材包括散文詩、散文、小說、詩歌。由學會推薦，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來稿信箱：miyue76326@qq.com，http://blog.sina.com.cn/miyue76326 具體組稿工作由《散文詩世界》主編宓月負責。

活著，就是要弄出些聲響（組章）

白炳安，廣東作家協會會員。已在《詩刊》《詩選刊》《詩潮》《散文詩》《詩歌月刊》《作品》《綠風》《星星》等發表作品。散文詩集《詩意肇慶》榮登2016年中國散文詩排行榜。曾獲《星星》詩刊主辦的首屆「蘇東坡杯」全國散文詩大獎賽二等獎。著有散文詩集與詩集多部。

我的心裡有一座鐘，活著，就是要弄出些聲響，用每天的生活敲鐘，讓他人聽出鐘聲的存在。

敲掉銹色，保留淨心，與向前走的腳步聲做呼應。

活著，不把自己敲打一番，整天沉迷聲色犬馬，肉身會有劣跡。活著，就是要弄出些聲響，才不會愧對父母把自己的凡身帶到這個世界。

敲鐘，直到鐘聲把自己掩埋於塵土。

黑夜之書

雲一翻過虛體，就把天色壓暗。
樹枝伸進光陰裡，看不到樹枝的面目。

沒有月光，從湖的偏旁，讀到一座島，以為一個水影。

夜晚圍著事物轉發風言風語。

在路上聽到鳥鳴，有燈光，盡快刪除黑暗的想法。

準備的晚餐，是一盤陽光夠不到的菜餚。

隱喻

精緻的語言業已在紙上發芽，有了長勢。

分了行的隱喻把物象的門檻抬高了半尺。寫詩之人，提燈跨過魅影，離展翅的霞光又近了一步。

咳出慈悲，給乾瘦的植物供給一些水滴。

黎明還未到來，先把內心的想法泡在一壺老酒裡。

「事物燃燒起自由的火焰」。溢出酒香的杯子，按一隻手的意願端著，不會左右搖擺。

搬拆

把舊居搬空，把什物搬到新的地方。跟著，把自己搬進一個家，以為高高在上，卻甩不掉形而下的苦澀。

搬走，是掏空往事，騰空腦海的記憶，不留痕跡。

風搬走了多餘的樹葉，把樹留下，養老；

蜜蜂把花香帶走，把花朵留在山坡上。

季節的手，把夏置換成秋，提走荷塘的碧綠，剩下的乾瘦站在水中。

事物不動，在原地築起銅牆鐵壁。一搬拆，首先鬆動一塊磚，接著，風吹雨打，就有岌岌可危。

物事

草原之夜，深如井，垂釣孤月。
披著羊皮的狼，趴著，不遠不近地盯著羊圈的羊。

「反對猛獸侵犯羊的權利」。

身影不等于身體。
謊言重複一千次，鍍滿金粉，也不是真金。

風吹草低。
天性溫順的羊沉迷著水汪汪的月色，深信草原之夜，寧靜，太平。

失去警惕性。羊圈裡的羊入睡。
蟲鳴的小夜曲催眠。

騷動的聲音突然而起，一盞凶亮的小燈閃過，快如閃電。

一隻小羊被咬住，掠走……
羊群驚慌。草原之夜，響起一片踩踏的蹄聲。

「殺羊的事件，再一次暴露了狼的本性」。

認知深度

虛構一個時間的限度，不影響我們對事

物的挖掘。

挖出一個深度：見到暗坑，裡面有不同形態的蟲子，而蚯蚓在泥土裡沉默不語，穿行在黑暗中，把啃食腐土作為秘密。

一些意識是陳舊的。

當下的生活具有新鮮感。

開挖的詩歌，有深淺不一的現象。

我們需要的深度，可以融入流水的叮咚聲，寬恕石頭剪刀的碰撞，讓投石問路的人對生活不再產生疑惑。

我們描寫的生活，每一處細節都觸及靈魂。

挖掘機挖掘什麼，不能虛設一個深度。

對事物的認知，往往面臨深與淺的選擇，挖一個井，不允許神化出一種深度，蕩漾出水聲月影。

事物的每種深度，可以測試到與我們有多深的關係。

江湖的深度，適合魚龍混雜，隱藏魚的動向；

大地的深度，有利於一棵樹盤根錯節，成為立足某個山頭的可能性。

在現實中，只有挖出理想的深度，才能種好生活，長出綠葉，開出鮮花。

憶舊

三歲，一九六零年命運裡的疼，不喊出聲，只能由母親牽著。

我找不出一個詞來埋怨走不動的幼腿，懇求母親抱著我，但願望落空。

從家裡到村中的集體食堂，我如石頭，一直被母親拉著走。

聞到飯香，經常受餓的腸胃響了一聲，眼光就陷入蒸著米飯的大鍋，不能自拔。

舌頭空空地舔著。

取過從別人手裡蒸好的那一小袋米飯，母親有一種內疚的眼神，牽著我的小手，匆匆離去。

兩片落葉，被風冷冷地吹著。

